司農奏議

司農奏議卷之二

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濟南趙世卿著　孫濬初梓

覆議黃冊疏

題爲大查將及謹陳成規佐之末議以重
皇圖事廣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南京
戶科等衙門署管後湖事吏科給事中等官祝
世祿等奏前事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查萬曆
二十八年十二月內查得三十年分該天下各

司府州縣重造賦役黃冊所有應行事宜已經
本部題奉　欽依通行欽遵去後今該前因通
查案呈到部看得南京吏科給事中等官祝世
祿等奏議定冊式等五事皆係黃冊要務相應
開立前件酌議覆　請恭候
命下本部移咨各該巡撫及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御
史嚴行各該省府州縣經管官員一體欽遵施
行等因萬曆三十一年八月初八日具題十一
日奉

聖旨依議行欽此

一曰定冊式

前件臣等看得丁口上冊惟冊是據存沒消長隨時而殊大率準于十年爲之更造一界之章程即百年之耳目也今經管有司沒不經心視爲故紙人踰百歲不除戶無一丁猶在甚至州縣自爲一冊名曰實徵而解湖另爲一冊殊非政體今界以後務要嚴覈丁口之存沒土田之消長收除明白登之實徵即爲黃冊如敢仍前

虛應及實徵與黃冊互異聽撫按官嚴查參治

一曰嚴冊限

前件臣等看得黃冊解送後湖限本年十二月

以裏載在

勑書駁冊限半年載在會典乃邇來有通省不解或

半解者有新冊先駁冊者豈以

國家重典弁髦之若此乎至如浙江崇德崇善上

虞三縣十年二十年之冊尚未解到則違慢之

尤甚者相應行令各該撫按嚴行查覈將前項

駁冊刻期完解其新造黃冊務要照限解進再
有違悞具參降處
一曰酌冊解
前件臣等看得賦版收籍從古重之乃今各處
分解合解漫無成規以致滲漏擦磨破損遺失
及增補造之費以後宜合一省所屬府州縣衛
量冊之多寡地之遠近務在適均僉官領解府
分大者一府僉一官而不爲少府分小者數府
共一解而不爲多其各縣不得自解以滋煩瑣

一曰清冊牘

前件臣等看得駁冊牘錢係供本湖書手庫匠工食紙張及幫貼工部修理之費歲有常支數必取給邇今有二三界內全不起解或解未及半如浙江崇德等縣直隸常州等府者非乾沒于積胥則那移于他費界役一界湖費無資今界應行各該撫按嚴加查覈如有乾沒情弊那行追擬或那移別用亦應補償毋得仍前延欠

一曰選冊紙

原缺

清賦役疏

題爲閭閻蕭索至極有司體悉未周懇乞

聖明嚴禁飛詭以廣　德意以蘇民困事恭惟

皇上御極以來嘉惠元元允諸臣之請槩用條鞭一

切差徭悉從出辦窮簷下里追呼不聞烟火桑

麻比屋可望庶幾太平景象矣比因東西多故

南北交訌征繕轉輸誅求無藝加之水旱蟲蝗

靡有虛歲地無遺利民不聊生墊隘流亡展轉

溝壑者不可勝紀所幸撫按藩臬有司諸臣宣

布　德意極力撫綏用以收拾人心不至解體
方今吏治彬彬有司中固多循良然豈無一二
秦越相視休戚不關者以致賦外增賦差外飛
差魚肉生靈剝削邦本臣目擊其弊有恫于衷
久矣茲切掌民曹日與諸司悉心採訪偶得數
款俱切民害所宜及時改圖與之休息臣不敢
厭憚煩瑣亦不敢摭拾文辭惟就聞見最真概
其喫緊者開列上　陳伏乞
皇上留心省覽　勅下臣部轉行撫按衙門嚴督所

司刊刻大字榜文張掛遍知以廣
皇上愛民至意其諸有司敢有怙終不悛者違
明旨者撫按廉訪得實從重查參臣等部科有聞亦
從刑議斷不優容庶吏治民生兩有禆益等因
一議庫役查得往年州縣僉派民間富戶充當前
役一切支應上司及經過衙門諸費多則千餘
金少亦數百金比及息肩而家業蕩然矣嘉靖
末年奉例裁革相沿至今乃各有司又有私僉
私用者夫條編有額設之銀支應乃官吏之責

於民何與而重困如此此不才有司假以漁獵之術也相應嚴革

一議斗級查得州縣預備倉廒先年僉派斗級酌量身家責以看守似非重困頗其守支之苦有經十數年或六七年不脫者每遇查盤重則擬軍擬徒輕則擬杖擬贖至有一人之身而連擬數罪纍經禁終身者彼民何辜而重累如此相應嚴革

一議富民查得條編所載一切供應上司及過往

使客俱有定額使能撙節劑量其間自可紓徐無狹假借乃不才有司往往乾沒圖潤私囊顧於分外巧立富民義民名色借以供應如一下程也時當炎暑今日湊辦不用而明日不堪又復辦矣一酒筵也倘值耽延今日備辦不用而明日不堪又復辦矣一鋪陳也應用未久而下次又復辦矣一器具彩掛也或遇損壞或遇風雨而時時添補矣本一事也吏書催之則有吏書之費皂快催之則有皂快之費里老催之則

有里老之費百孔千瘡迸　齒難悉夫民亦何富何義之有目之富則富矣目之義則義矣卒之富者貧而義者終歸於不義皎民膏血結人權心古稱循良諒不如此相　應嚴革

一議夫馬查得條編夫馬歲有定額輸銀在官而雇役於民下利其財上藉其力兩相便也柰何不才有司徵銀在手展轉那移一遇夫馬緊急復于糧上重編致令奸徒包當科索厮皂指稱洇騎甚則借倩民間追呼四出拘雇脚之驢騾

以爲迎送補市販之窶子以供往來致使秉耒執耜之家不得安其常業賣酒易漿之輩無能養其妻孥騷擾侵漁民無寧宇矣相應嚴革

一議保甲查得保甲之設比閭連伍守望相資使奸人重於厠迹良善藉以安全法至善也顧其行之日久弊且叢生一切迎送勾攝打卯應差畧無虛日偶有違悞輒便拘提致使掛搭成稱遇凌虐狀比及事完而數口之家蕭然過半甚者鄉曲豪奸曾經配戍自知素行不齒竄入其

問爲有司牙爪鼓煽害人有司不察委以心腹假以事權而地方之害始有不可勝言者矣相應嚴革

一議差遣查得省祭義民等官或以選期未及在家省親或以給劄納銀優免差役皆良民也近來有司但遇差遣乏人輒便勾攝或管工或驛事或承委或遠差動經歲時了無休息少不如意箠楚橫加甚則破產蕩貲捐軀殞命飲恨吞聲無所控訴夫彼何罪而使至此概乎相應嚴

革

一議行戶查得　京師三公九卿以及百執事一切日用米鹽悉向市廛兩平交易絕不聞有所謂行戶鋪戶也者其在直省府州縣則往往有之率皆藉名在官如取如携價值多從半給支領又且愆期而吏胥門皂需索爪分究且并其所謂半值者焉有矣夫商旅携重貲去鄉井不避風霜跋涉之苦者爲得稍也今折其價值虧其貲囊令之望望無以爲生爲民父毋而可忍

心若此乎有或詰之則曰答應上官無可奈何也不知當此清明之時士多羔羊之節人皆素絲之風即有往還一果一蔬亦足示恤奚必玄纁筐篚爛其盈門然後爲締交乎相應嚴革

一議罰鍰查得五刑有贖蓋爲其人所犯輕微忠之則涉於縱重之則近於苛故議罰鍰以贖前愆使之懲艾爲善於將來爾乃其等差載在問刑條例非可任意爲低昂者也近例春夏罰銀秋冬罰穀亦就民間之有無言之其法可謂善

且盡矣聞有一等不才有司蔑視章程乃生枝節往往於罪贖之外擅肆科罰有多至數十石者有多至數百石者名雖罰穀實則折銀陽爲貯倉陰實充橐是於　國家之積儲毫無裨而在百姓之身家脂膏已盡少有人心者豈應如此也相應嚴革

一議徵收查得徵收錢糧不過兩端民收民解其弊在下官收官解其弊在上即如一徵銀也官給實徵於糧甲令其沿門取討糧甲串同保歇

吏胥任意乾没比比及官比則曰某某拖欠而戶頭鬼名互相推諉官能人人而清查之乎一徵糧也官給實徵於糧長令其隨便徵收糧長串同吏胥花戶任意折乾比比及起運則欠十欠百而塚戶詭名茫無歸着官能石石而較量之乎一官收也大戶收頭覷上人之眉睫淋漓斛面斛桯揩衡火耗埽積盡歸私橐及至上官有聞則以下人爲解瞞心昧已掩耳偷鈴質之影衾寧不慚愧臣愚以爲弊在下者杜之無難改民

收爲官收爾巳弊在上者絶之亦易戒貪汚奬
嫉循爾巳然此豈易言也是在監司在撫按相
應酌行
萬曆三十年十月二十七日具題

條議銀庫疏

題爲庫藏　國計攸關出納錢糧當嚴敬陳申飭之宜以清弊端以肅法守事廣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該巡視太倉銀庫兵科等衙門給事中等官孫善繼等送揭爲巡視事大都欲兌發邊銀公同出入加意申飭剔蠹釐姦又據管理太倉銀庫主事余自強陪庫主事張聯奎呈議邊銀宜兌等事亦欲調適出入禁革奸弊各等因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銀庫錢糧最關軍

國重計一應事宜累經題奉
欽依須布通行苐沿襲稍久法紀漸廢積弊成壞有
不可窮詰者若不更加申飭何以力挽波流況
令邊警脫巾國幣懸罄清一分之弊可裕一分
之儲所幸諸臣共事悉慮調停修圯維新正惟
今日安敢泄泄坐視不以披陳除條議中如同
正陪次冗役省冗費等事可徑行者容臣等商
確禁革不敢瀆
宸聽外惟是內外解運出納之節所關鉅要非微

皇上天語叮嚀頒布中外恐無以著令甲而垂永久

相應撮要列款酌議上　請恭候

命下本部通行各衙門一體遵行等因萬曆二十一

年十一月初二日具題初五日奉

聖旨錢糧出納奸弊最多關係國計盈縮亦官常士

節所係這所議著實行如有沿習舊弊不行釐改

及點衆請託的指名参處毋得容隱寛縱欽此

計開

一議發運以杜弊孔夫解京錢糧先發則在司府

領運則在解官遡流窮源法簡重焉遡來各處
錢糧起解其間留心爲
國者固多亦有踈忽從事以爲一經領發事屬解
官無復分任其責不知此正源流清濁之介也
況解官多屬佐貳雜職往往鑽求差委希圖名
實兩利領解到手逶迤長途攜械腰胅奸盗滋
生抵京交兊却每多方請托曲意討饒稍不遂
求横加蜚語非駕言法馬異同以歸怨于典藏
則恣稱原發輕短以厚誣其上官如此情形極

可痛恨夫分兩準於法馬覺察存於封識近經

題

請欽降法馬內外省直邊腹輕重參同絕無互異以後各所司發解俱以原降法馬準足五十兩傾錠不足之數總計以一錠補之不許滴珠及大小零星亦不得藉口太倉重壓以索添搭每一二錠用紙層疊包裹開造內外鞘單同用油紙印搭又須慎選堪委解官眼同秤兌毋令其有堂上自兌堂下不敢看問之說解到備行查驗

若封印鞘單鈌少錠件分兩參差責在解官若封識完然而色數未足責在所司有一於此聽巡視科道指名參奏本部覆　請重處

一夫司國計者持國平者也故𦋺出納以昭畫一

賦有常額積無常數惟宜以權衡稟之于法不宜以低昻聽之于人以後解到錢糧管庫官會同巡視衙門督令庫役從公畝兊但有短少當即責令補足儻指稱原發輕少及無印封鞘單與仍後滴珠零星色數不足等項情獘查驗的

確將解官羈候行文原發所司查究奬端所歸
處補明白方許掣批管庫司官不得依違請託
稍從寬假如解到銀兩色數皆足解官另加優
奬最賢者咨行吏部紀録擢用一切秤兑惟取
恰當而止庫役人等敢有通同賄賂高下其手
者覺發從重枷號究革其解銀到庫與本部題
發邊銀月日相值管庫官卽公同巡視科道督
令原解官眼同領解員役親面兑交明白其餘
零頻收放亦公同秤兑驗封以俟領發歲月之

間果有積羨從實開報不得拘於往例過求取盈又不可邀長厚之名故意積少延滞考覈在主爵者固自懸衡鑑以論賢否在本部亦不專以羨餘之多寡行殿最也

一覈邊餉以足軍需夫歲發各鎮年例動費累鉅萬此百姓之脂膏三軍之命脈也各鎮餉司皆

朝廷所簡任而託重者豈其不念軍儲甘爲點染乎目今邊餉輸之外運者既稱彀足發之內帑者又復公平如是而尚有短縮之嫌餉司儲心跡

何以自白馬以後解銀到邊各管糧司官郎照
原降法馬公同解官當面秤兌明白取無短少
結狀繳部如數而入亦如數而出不得假以內
發短少出示榜諭故爲減削本部有閘定從别
議三尺昭然誰敢私庇

一禁囑託以防詐僞近據管庫主事佘自强呈稱
十月十二日該職出署有投遞假書人方术當
行東城兵馬嚴啓審得方术裴祿等謀揑假書
欲騙領珠商張琰徐榮貴等在庫價銀數千兩

除將各犯送監審明另行究治外因見邇來請
託成風走刺如雨央分之人每獲片牘不啻千
金之券公然挾之以必從而恃之爲必快所願
者與庫者曲而狥之出納必鮮當矣往往假書
多屬達官門下傭書舊役抄謄遺稿隨事潤色
神奸積猾摹寫逼眞在本主無因而被其誣在
受者莫辨而墮其術壞縉紳之名節肆鬼蜮之
行藏姦盜詐僞誠
國憲所宜首加然要之有眞斯託然後假者得有

所乘苟眞者旣絶則假將不禁而息矣以後一
應收放錢糧但有如前情弊聽巡視科道指名
叅奏仍乞
天語叮嚀內外官紳各守廉隅勿踰防簡葢數行之
劄雖難槩其生平而一字之差亦自關於人品
及秉而愧寧如勿爲其餘央分員役坐贓重究
詐冒者討所謀騙坐贓加等論盗稅候
聖裁

申飭銀庫出納疏

題爲申飭銀庫出納規則以勵人心以一法守事

竊惟　國家財賦之源關之銀庫

累朝條制確有明規即臣愚涖任以來仰稽

明旨申飭者不啻再三茲復言及疑于贅疣惟是弊竇所在毛舉縷分日新月盛有臣未盡言又有言之而未盡行者謹取備列一爲陳之庫中一切出納所以服人心而稱公名者惟法馬耳平則易守觭則羣疑乃今銀庫所用法馬因各年

補鑄低昂新舊未免參差且其鑄發之者亦未甞屢累而銖較之有同一法馬而一重一輕者有三百兩稍重而四百兩又輕者以致各邊發餉或稱准而或稱輕三營支領不願彼而告願此至司無所持衡人情易于規避近該管庫主事涂文細爲較准臣令司官再兌亦有成式矣此當從維新之政一改鑄以免偏觭者也至于解納一節弊有甚焉各處起解銀兩定擬二十大錠爲一鞘每錠五十兩毋零星毋搭珠毋委

雜途毋行干託凡此已經條陳而奉
啟旨者屢屢矣近除附近北直河南山東等處稍尚
遵守至于東南省府逓不奉行一鞘之中大錠
無幾攙以中錠小錠攙雜零星無從稽覈中間
地方官員間有留心及此者鏨錠之上印押究
然該庫一見原銀便知准足覆加較兌不失分
毫以此足者觀之其不足之故可知矣闒茸下
流一行領解逗遛在道乾没多端僞以原銀恣
行販買取其子息潤彼私囊預請多書紛投司

免私將應交正數先爲取出及至秤之時欠至十百而責以加補損屑零添動至數十餘次尚不足當所欠之一二而主者吝吻已敝渠方盛氣侵陵槊求貸免即盡法堅持纔償其半曲加寬假恬不爲恩而一出庫門肆行汚衊不以所寬者已得其半反謂所補者盡出其私明決苹牘蜚語通衢肆流言以成簸弄彼其關說之際容或以鄉故舊知迫于所託爲非獲已心亦厭之且謂其求寬于法之內耳豈知其恣爲偷

盜心不自安而假是以預爲之計耶豈知其要挾司凭故短明輕以求逞于法之外耶操人名簡便已侵漁若知流弊至此亦何樂于以一字與之臣故極口痛陳庶使賢士大夫得藉臣狂誖之言謝塞于求者之口耳而若輩向省之日又將前項添補銀兩揑加數目告之司府取償於民是一領解而欺上瞞下弊且數四也豈以惟正之供而任胥輩肩越若此乎言之痛恨可爲寒心夫以錢貨之地弊極易叢

輦轂之下法難堅守必須仰藉
綸音庶使人心一新聳惕爲此具題伏乞
勅下臣部將臣較準法馬移送工部以之爲准另鑄
合用法馬一副務要累十較百累百較千一求
准足毫無重輕通行遵照明示三營永爲遵守
其各省府起解銀兩遵照屢題事例每錠五十
兩每鞘二十錠每條俱用印封詳開單冊不許
零星搭珠責委正途領解儻有仍前鞘錠不如
式者仰原銀收受外仍將司府參處如有解官

私自侵盜致與原冊原銀不對及干求請託要
挾求寬者聽巡視科道與臣部從重參處有一
解十萬毫無短欠者移咨紀錄纔惟
聖明嚴斷　天語叮嚀勑下遵行則耳目一新勸懲
有別奸弊可以少清
國儲不無永賴矣臣愚不勝藉手仰顧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二十四年十月二十日具題十二
月初四日奉
聖旨是該庫出納錢糧惟憑法馬必較定畫一冊少

參差方稱公允其各處領解官員務委正途有精

錠不如式及解官私自侵盜請託要挾者聽巡視

科道與該部從重參處解銀十萬以上毫無短少

者移吝紀錄欽此

覆寬積餘疏

題爲巡閱事竣聞見頗眞謹據時勢權利病直陳

一二以際邊務以佐安攘大計事山東淸吏司

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巡按山東監察御史

蕭淳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

看得巡按山東監察御史蕭淳閱視遼鎮事竣

條陳六事除事關兵部者聽其另行議覆外內

寬積餘一事係本部掌行相應開立前件擬議

上　請定奪

勑下臣等遵奉施行等因萬曆二十六年正月初九

日具題十三日奉

聖旨依議行欽此

一寬積貯以裕軍需

前件臣等看得今天下內寧日久外憂叵測當事
者思患預防計無先於兵餉顧兵餉一耳有兵
即有餉而無餉即無兵臣之所為歷籲而籌嚴
檄以督文移不足繼之差官守催者何物夫非

餉也耶臣之所爲倒囊而出乞憐而與勳及老

庫借之冏寺甚不獲已復請之

內帑者又何物夫非餉也耶旣焦思以給之復欲

其刻意以減之則於情不近方如額以發之復

望其破額以留之則於法不平此按臣所爲憫

遼軍之獨苦慮積貧之難繼穆然深思而不勝

其殷憂遠慮者也夫餉非異人任也曩者時和

年豊邊輸頗稱完足而餉臣沿襲成規互相伯

仲近得一二餉臣當此捉襟露肘之時毅然振

剩積貯充盈稽查實數一一不爽此可不謂砥
柱中流能自濯拔者乎臣安得不徼恩
皇上一示激勸而實非有心膠柱逐執此程功課能
率天下而之刻薄也亦顧餉臣方畧謂何耳案
查嘉靖年間邊餉止用二百二十餘萬今漸增
至四百餘萬幾倍而兩之矣均此邊也亦均此
兵馬也昔以寡今漸以多其故豈易言哉從來
病根盤結牢不可破臣即嚌齒言之祗成畫餅
唯是積貯一節臣愚以爲必非刻削之所能致

且無肅剗刑罰爲者何也人情一餓不獲則變色而呼有人人奔之顧肯門然無言者乎人情一息不平則攘臂而起有歲歲拂之顧肯帖然無事者乎寧夏之戈殷鑒不遠長安之石覆轍猶存況遼左軍夷雜處黠悍不馴誰肯以身爲嘗而徼倖於不可必之積餘以爲功哉臣嘗見下糧廳每月驗三大營軍馬逐衛項下俱有開除亦有新收然而新收之數率不勝其開除之數且坐票有扣臨倉有扣事故逃亡種種錯出即

此扣除均屬空月夫非羨之所錄來耶逕度遼事想亦君此矣全遼一切軍馬數目總隸於督撫而分籍於各道道臣挾冊而求餉臣逐名而給人各有心不可抑也衆實有口誰能塞之唯就中汰無名之虛冒核奸弁之侵漁催積年之棍逋扣見在之逃亡兵之咨兵之餉額有羸餘新募之丁補有遲速無大軍興無大煩費乘除加減之間如歲之有閏勢不能無羨即不得不積竊譬之冠然冠十而人九則一爲羨如裂其

九而取之則一亦粉矣儻爲有力者負之而趨
司農者安得偃然坐視而已乎臣故曰積衰非
刻削之所能致且無庸刻削爲者此也近奉
明旨謂邊餉匱乏之年復一年虛糜有額之錢糧乃徒
充無窮之破冐仍飭各邊一體嚴查毋徒虛文
了事是邊餉之獘
聖心已有洞鑒矣即按臣自疏亦曰全遼兵馬僅止
八萬而實在堪戰官軍不滿八千又曰以八千
不足之兵援二千有餘之地嗟嗟談兵至此尚

尚憂臣餉之不足耶臣羸然七尺俛仰之間再
拊九塞惟恐脫巾之變起於旦夕安敢計小利
而忘遠憂有負按臣相成至意哉如疏中所陳
自今以後查全遼兵馬錢糧額數應補者即爲
查補應給者即行速給出入期於公平有無從
實登報不必拘往年之例而過求贏餘不可邀
長厚之名而故爲縻濫該部亦不必執有無多
寡定爲殿最誠濟時之長策捄獘之訏謨得臣
心之所同然亟宜鑒鑒見之施行者也相應再行

申飭轉劄該鎮永爲遵守庶餉臣得從容展布
而遼左士氣自爲之丕振矣伏候
聖裁

釐革京倉弊政疏

題爲祛積習以清弊源以裨儲政事頃臣待罪倉場數載與各監督司官矢心相約事不敢以猥屑不親弊不敢以勞怨弗任自謂可十清其六七猶有一二明知其弊未盡祛除者盖緣事在部中臣稍知之而實未能悉之費出公役臣思裁之而實無從補之坐是趦趄以至今日特蒙

簡任盈筦茲官始得深悉弊源力爲區處議有成矣

安敢復避煩瑣不爲

皇上一陳之夫京通各倉員役甚多然官攢軍斗則有月糧車夫抗役則有賃直其費估原自相當也乃各役貪饕無厭於旗甲之上納也卸載入門𠞰揚盤量種種有索少不如意則潛伏過囤搖實尖擡以虧損其正數遂至致運官狼狽他鄉終年追比又於各軍之赴領也除上號散籤給籌攏斛不計外每石扣除脚米一升此外又勒掯錢數文夫一府一事耳脚米之外又有掯錢此胡以説焉臣於是乎不勝憤矣重罰以懲

之矣乃此禁方嚴彼竇復出竟付之無可柰何
臣于是乎不勝疑矣豈錮弊之深一至此乎久
乃察得其故則臣且寛之且憐之矣非若輩之
真可寛真可憐也以若輩之有辭于我非得已
也臣部公署修理不知起于何年各司輙呈堂
轉行各倉取磚瓦木料沿爲故事夫竹頭木屑
固曰倉中之餘而輦輸廪餼之費其誰任之然
此猶曰借用一時也至倉攅軍斗所得不過月
米數斗耳乃臣部報堂守門等官印書輿皂等

役一切工食于是乎取之夫以堂堂
聖朝六卿之署豈難辦此而令之借潤朽株也則亦
可羞之甚矣然此猶曰題奉　欽依遵行已久
也至倉庾非授節之所也監督非置郵之官也
脚夫非走遞之卒也乃都中大小官員銜
命而出者每每向其倉討夫若干信宿往還經年奔
走與者不勝額蹙受者視爲固然彼各官奉使
俱執有勘合即會同館所給不敷前途自足
用一程之費辦之有餘奈何不權宜區處而槩

取給于幾倉之貧役也盖至於星軺遞送而倉役之困累于是乎不可言矣夫修理未已也而又苦之以工食工食未已也而又重之以遞送彼俱貧人寠子日求升合豈能鑪錘點化安得不取償于旗甲又安得不作奸于放收乎我欲禁其利而反重其費是明教以爲奸也我既重其費而復問其奸彼將執苦累以告我我其何辭以應夫潔流者清源正影者端表臣請是自臣部始查得臣部每歲收貯臨清倉葦蓆昌平

鎮簽楷暨崇文門稅課司九江臨清鈔關奉
旨額設公費暨工食銀二千餘兩專備新官到任酒席鋪陳新紅紙劄筆墨燭炭修理衙門并本科十三司書手工食禮部鑄印局炭價之用年終除所費外劄發太倉銀庫作正支銷此不過滄海之一勺耳　國家豈藉為盈縮合無即留此項抵作各役工食暨雇覓匠役之用儻有不足
臣等再為議處其一切津貼工食倩借工作與夫出京夫役槩行停免毫不干涉然後嚴禁倉

役不許仍前冒越旗甲脧削軍士有犯者必罪
不宥則我無所侵于彼彼又何所辭于我向來
奸弊不攻而自破矣所稱公平正大之體不怒
而民威于鈇鉞也者豈非甚便計哉此等事體
最爲細小豈宜煩瀆　聖聽第人情沿襲已久
立法之始嫌怨必多非借　嚴旨終無以破拘
攣而一法守也矧各役工食又經奉有
明旨非臣之所敢擅議者乎坐是冒昧絮陳仰塵
睿覽伏惟　俯賜俞允

勅下遵行再照錢穀猥煩奸徒睥睨有等無籍積棍往往擅入倉庫無端討索少不如意輒敢掉臂司屬之前截旁通衢之外更為可恨臣曾請旨嚴禁但查經今日久玩忽又生併乞天語叮嚀重申　前旨以後再有擅入討賞者聽各監督司官拿送法司依律究擬儻係各官曲徇體面濫行給賞臣訪知即以罷軟註考移咨吏部查照劣處庶　輦轂之下法紀常肅所裨軍國大計非淺鮮矣等因萬曆三十年八月二十一

日具題二十四日奉

聖旨依擬行着求遣遵守其積棍討索的該司便拏

送法司重治毋得寬縱欽此

修倉疏

題爲淋潦異甞倉漕傾阻謹據實

上聞併請修治以重　國儲事臣奉

命帶管倉場事務近據管理京糧廳郎中李作舟舊

太等倉監督主事王畿等及管理通糧廳郎中

周之翰大運中南等倉監督主事王起岐等各

呈報自六月十二日以來晝夜霪雨水潦怒流

市陌成河倉厫爲壑以致墻垣敝坐所衝者頹

所潰者燗舊太倉壞墻及溝共二十七丈八尺

北新倉壞墻三十丈五尺大軍倉壞墻一十二丈五尺又二十一段祿米倉壞墻二十七丈海運倉頭門栅塌四壁傾欹太倉銀庫墻舖覆壓內外相望通州大運中南等倉以近倉城堕堵塞水溝漲浸各廒米俱浥爛裏河自大通橋以至石壩通流等閘外河自皇船務以至里二泗在橋則鴈翅剝岸在岸則牵橋牽路在閘則水閘閘板在壩則官廳號房無處不傾無傾不甚內平下一閘衝開水口至十三四丈約深二丈

臣今壽州等衛船糧數萬停泊閘外不能進倉無法可通各一節爲照積貯民之大命京通
國之內儲所資給　畿輔百萬官軍計至重也乃愁霖傾天衡波沸地以倉若此以河若彼毀屋敗垣陳紅豈堪露積圮橋斷岸舟車安望雲連即今陰霾不解晴洇無期不知後來更作何狀倉臣束手　國計寒心父老相傳百年創見即臣自萬曆二十五年受事倉塲先後六載未覩斯菑此皆臣等不職仰干

天矜爲軍　國憂不敢不據實

上聞昔洚水橫流帝堯切警予之懼民居蕩析盤庚

矢救衆之言矧今巨浸遍于　京畿傷殘及于

儲偫尚得泄泄不一動念乎除臣一面行倉計

度及經呈廠糧搭坐支放外其修理事屬工部

者容臣移咨查照修理至號房廳舍等項勢在

燃眉時刻難緩查有省直解到軍餉銀兩合應

題　請暫借給發倉各監督司官從實估修務

期一月之內盡數報完以免暴露耗蠹之虞害

迫軍儲憂心如隕臣曷勝屛息戰慄之至等因
萬曆三十二年七月初十日具題十四日奉
聖旨是欽此

京通二倉通融支放疏

題為酌放軍糧以裨　國計事臣惟我

國家設立京通二倉所以儲軍需重根本也故必

歲入不缺斯積貯以漸充盈乃為有備而無患

往無暇論若昨歲浙江蘇松等處災傷特甚漕

糧盡行改折是京庾故無三年之蓄而從此遂

大虧今歲之入矣臣蚤夜以思講求調劑擬就

支放軍糧之中寓救弊補偏之計一曰酌新陳

先後之期出無用而有用一曰酌京通多寡之

數移外儲以爲內儲總之通融舊例期於公私兩便稍佐改折所縮之額而已查得倉糧每月半草挨陳留新例也但三十五年各廒收貯額有濕米緣是年夏月淋潦米遭浸濕雖經曬揚而收期過迫勢難如法據數盈五十九萬有奇矣夫經歲已自濕蒸不二年後盡化爲塵土餘欲次第挨及從何得另米抵充不又虧數月之食乎今無及今夏三月正暑氣薰蒸之時將此米與挨陳間放可半年而盡米雖濕潤猶新視

而可食孰與夫財而爲塵土也所謂出無用歲爲有用一斟酌間而可以救六十萬將敗之糧石此一便計也又查得軍士歲支京六通四例也但有四十兩月折色久停一槩本色皆取給於京倉夫通倉原以濟京倉之窮所放不過準三分之一耳今據京倉見存六百三十五萬有奇而通倉見存三百一十二萬有奇則已及京倉之半矣若仍執四六分數膠柱而不變將通倉日盈有餘京倉日盈不足在無事之日猶可

設有倉卒將空國而取之通倉乎合無及今六月分京倉應支之數改坐通倉如慮各軍往返則將七月分米即同六月分預支照例一陳一新一月而無得兩月之餉人情固已懽然赴矣况又約京倉一月之儲乎設通倉有時而竭欲以徐淮臨德天津諸倉接濟至通猶易欲以通倉飛輓入京則難故于通不妨于減而于京實利其增所謂移外儲以為內儲一通融間而積之三年可存五十餘萬之軍需此又一便計也

以上二者非有神運鬼輸變無成有第當此蚩訕之時權宜補救益憂訕之苦思亦今日之急務也伏乞

勑下臣部移咨兵部轉行各衛衙門預期出示明白曉諭遵照施行等因萬曆二十七年四月初三日具題初七日奉

聖旨是欽此

議江西稅監查驗糧船疏

題爲糧船包攬商貨有據等事近該江西稅監李

道題題前事內稱蘄州衛旗甲孫黑兒假雇民船

挾帶私貨徑擬罪名并請搜驗給單一節該臣

兩疏覆請中間字字皆據

累朝議單又爲分晰假船與漕船之別規則判然兩

便遵守旬日之外未奉

明旨該臣竊自思惟漕糧天下第一重務臣職掌所

關敢不爲

皇上守之　國家號稱全盛然　內府外庫之銀錢
楮幣饑不可得而食也三軍命脈百萬生靈
宗社安危係此四百萬漕糧而已　累朝廑念本根
歷有區畫全在議單一書優恤運軍者有則例
焉沿途盤驗者有分責焉各衙門拘提問擬有
明禁焉至于各處撫按權非不尊也鈔關分司事非
不專也不越爼而詰之人命强盗情非不重也
必移會而問之無非以事權一則易行分則易
阻耳今該監乃欲自爲搜驗別給印單臣竊計

之漕船早放則行遇晚則泊以鱗集之漕艘待監臣一朝之視事船船而棲驗事事而盤量移時竟日多不過能完十數船之事而已幸而完事則候单候發又費稽延稍不如意而稽留拘擬前發無期矣一船不行一幫不敢行前幫不行後幫不敢越况中使左右之人惟利是視因風縱火竭澤而漁必舉　明例六十石之土宜奪之即衣糧行李亦難保其無他矣夫以數萬之衆跋涉風濤暑雨祁寒經年不返正慮衆有

怨咎故爲優卹而忍令驅虎狼喙兇之下也縱
運軍不足惜而糧運愆期　京師坐困豈
國計所關反後于刀錐之末利
祖宗令甲反不如税使之单詞乎且
皇上不允之意得無以臣之執奏爲內使歟不知漕
規甚重即各衙門大小官員非漕司而干漕事
者臣亦得以白簡從事即臣部先年債運郎中
亦從裁革近議土石二壩增設把總漷縣一帶
添設司官議非不當也臣部就中調停令之帶

管誠恐添一衙門則多一留難耳區區之愚豈
有他哉邇來太倉本折一將告匱臣部之權盡
爲中使所分每年四百萬兩之入已虧其半臣
前疏悉之惟此漕糧幸藉
皇上威靈不有少軼而不意監臣之覬覦又及此也
弃此權奪之臣復何所措手異日三軍枵腹萬
姓待哺臣執何辭以責之漕運諸臣也彼時
皇上責臣之不言不已晚乎此
國家第一大事臣不敢隱嘿以負

皇上伏惟

聖明軫念漕撥大事與他項者萬萬不同

允發前疏容臣備行漕運諸臣嚴行搜驗一照議單

遵守愚臣自假船而外不得藉口一槩干與則

漕政有裨 國計幸甚臣不勝仰顒待

命之至萬曆三十一年十月二十四具題

申明江南兌務疏

題爲申明水次舊議以便軍民以垂永久事雲南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江南監兌主事周之翰條議前事等因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

國家歲漕東南四百萬石令七省官軍輸運

京師人衆事繁爭端易起每年漕司分幫派兌俱要肥瘠相兼地里相近種種事例詳載議單二百年來罔敢越軼邇因法久弊生軍民各圖自便往往告改水次以致一衛而兌八九縣一縣

而派三四衛者夫以一衛兑八九縣則路不免於竄遠以一縣派三四衛則費不免於浩繁漕規之壊正坐於此乃若有司偏庇糧户米色參差遲官故縱旗軍多方刁索軍民交訌無歲無之至于嘉湖蘇松糧數獨甲江南納户率皆豪右甚且親識大姓賄投門下應兑糧米顆粒不行進倉大書告示逼軍私兑稍不如意任憑軍官停船守候屢謁門墻經月不兑有司明知而不敢問夫民旣恃勢以淩軍軍安得不挾衆以

虐民是鼓課之釁寧獨啓自運官寔亦不肖有司畏徇强禦破壞漕規激使然耳儻不申明單例長此安窮今監兑司官月擊心憂列爲四款具揭前來相應上 請恭候

命下本部移咨總漕衙門每年派兑遵照議單務要道里相近一、縣止許一衛而一府亦止一總儻一州一縣與一衛交兑不盡方許兑與別衛大約縣必取其相鄰衛不出于本總如蘇松常鎮四府又當錯總輪派以消盤據之奸然總在四

郡之中不出近南直各總之外贈頭多索咎在
軍衛米色好惡責在有司該州縣各官督率糧
户米必乾潔盡運進倉依期順派兩平交兑敢
有大户仍前過軍私兑有司仍前縱容遲悞聽
總漕督臣參奏拿問大户照例發遣印糧官員
分别降黜其官軍多索擁衆鼓譟者亦聽拿究
徑以軍法重處庶軍衛有司各知懲創而於漕
政不無少裨矣等因萬曆三十二年三月初十
日具題

議截留漕糧疏

題爲倉庾匱乏日甚省直議折無已勢將無儲緩
急可畏懇乞　聖明深惟　國計嚴禁截留改
折以杜隱憂事戶科抄出該總督倉場戶部右
侍郎游應乾題前事內稱大倉不足僅支二年
乞禁各該省直改折截留等項緣繇奉
聖旨倉庾乃國家命脉據稱僅支二年委難輕動但
各處請折請留紛紛未已其中有關繫重大事勢
窮蹙不得已而議及此者何以應之戶部再從長

計處來說欽此欽遵到部臣捧讀之不勝怵惕是何 聖明洞恤 國計若此其改折一節臣當酌量省直非重災非連災者不得議折以副
聖慮惟是截留一節臣方欲申禁而河工借支之疏下矣反覆思之利害較然臣于是有萬不能已于言者竊惟人臣共事 一主共襄國事其緩急之相關也有同舟之義其職守之素定也有主佐之分身在局中自不得委難于局外時當艱窘自不能舍己以從人臣 部之于工部也

皇上以為衞今日治河一節然哉年來江浙織造措

借二十餘萬不請　旨不知會矣近則徑抑撫

按贓罰留充別用不咨會不預聞矣陜西年餘

每歲每運皆有借助銀數萬兩矣司空之職業

黽勉無術而計部之經費殫殆盡數年以來

能收半文之償否也目今五省報祲老庫告竭

逋折愈多束手無策即如河臣以四十萬石請

亦仰體

皇上洞恤之心備歷省直災傷之苦中惻臣部拮据

之數不得已而斟酌舊例爲之非苟焉已者然四十萬石止該折銀二十萬兩臣方訝其太多力難勉從不知部覆何據而輒加至二十七萬也果若所云則是美該漕糧五十四萬石矣夫以河臣所請若彼部臣所議若此而督臣則又歷歷指數似不欲動漕糧一粒者臣以一人之身而當百責之萃將從河臣乎則部臣已議加一十四萬矣將從部臣乎則督臣又不勝其摩切而後有言矣無米之炊巧婦不能踰頂之任

爲獲立竿然則臣於今日果何策之從而後可
也歷查節年修築河渠工部皆自爲經費而臣
部佐之大率四分之一不知今次八十萬之請
工部遂可拱手不分一錢事乎伏覩
聖諭又曰勉從工部之請如數借給若漕糧必不可
留亦須設法處足與他寧與別項撙節夫臣技
已窮矣法安從設時勢迫極矣節安從施意將
節之九邊而九邊之士爲
皇上枕戈帶甲圍疆而免綏者難以節也意將節之

京營而京營之七為

皇上拱護　陵京扞外而衛內者難以節也撙之內

供則　九閽難呌灑之田畝則百姓難堪乞從

有司則倉庫久矣釐懸加益關梁則歲額槩巳

頻減摟之鹽課則鹺政盡壞徵解忽期括之契

銀則稅使先驅閭閻若埽疇踏四顧莫展一籌

若臣今日不言而含糊以應竊恐多一分則減

一分邊餉減一分則釀一分禍機一且事體決

裂環向而索軍需此一時也臣即百口能借工

部以自贖乎伏乞　皇上洞察職掌均節調停憐臣數年茹荼之苦憫臣目前負責之多容臣仍照河臣原疏以四十萬石從事此外即難應告續紛斷不敢曲徇人情以仰孤我

皇上惓惓之德意也萬惟　聖明裁酌

勅下施行等因萬曆三十三年十月十三日具題

覆浙江巡鹽條議白糧疏

題爲白糧解戸苦情已蒙

聖明垂鑒即今起運屆期謹摘沿途積弊乞

賜酌議裁革以甦重困以成

德意事浙江等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戸科抄出巡

按浙江監察御史方大鎮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戸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照前項

白糧船隻節查近年題

准事例每船許帶土宜四十石經過鈔關查有例外

夾帶入官驗無多餘即時放行遵行在卷及查
白糧起運規則向係監兌部臣催解近議自二
十六年為始悉聽巡鹽御史監督已經本部覆
奉　欽依通行欽遵去後今該前因通查一案呈
到部看得白糧利病卿經寺臣條陳科臣部議
覆不啻詳矣今鹽臣當閒
命之初即有茲革弊之請纚纚數百言靡匪民瘼時
艱苦心長策也除本年白糧仍聽浙直監兌部
臣照舊督催以完前局與所議造官船先起運

比撫鎮帶絹布并全給水脚悉聽地方院道從
長計處外惟是關稅一節在當事者嘵嘵
國課方不勝漏征之憂而在言事者諄諄民窮多
專主緊斂之說不知白糧既屬　內供自難與
民載同論但以爲不必查驗徑自免稅放行者
如推徵之法何若因此查驗以致需索稽遲者
如體恤之情何故臣疏曰關津諸稅
國課攸繫豈得稍徇下情輕議免徵曰使其果有
夾帶之貨此正宜照例沒入以繩其營私欺公

之罪何可議免盜言法也曰既已查無例外之
貨豈宜更徵例內之船曰願借
龍袍進鮮漕糧三船之例併此白糧而免其徵盜言
情也然又斟酌情法之間而曰關津諸臣各遵
皇上嚴旨略加體恤何奸弊不可除何民困不可蘇
日行文關津同心一體凡遇浙直白糧船到日
查無例外夾帶則鈔料等稅一切免徵更為加
意禁戢奸徒欺騙曰回南私載又當例徵不得
希法外之惠盜既不廢查驗亦不致需索稽遲

斯已計畫詳妥矣業所云人情趨利漏稅宜防將以其責屬之部運府佐等官則此輩中有廉然自愛不與羣小比周者幾何人而望其嚴稽覆驗果無長物於四十石外耶必不能矣是惟在鹽臣督率道府嚴巨艦之禁重私載之罰申部運同坐之條務期設法革絕至於船到各關榷司務宜體恤民情躬親驗閱查無多載諸稅俱免即時放行不得輕信探報多差巡役滋勒索以貽苦累并留難以稽限程必無負鹽臣同

心之望可也儻關役生事横征致被告發聽本

部據實查參著為定例恭候

命下本部移文各關司官并咨工部南京户部一體

遵照施行等因萬曆三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具題

覆通糧廳條議漕運十六款疏

題爲敬陳末議以肅漕政以裨

國儲事雲南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通糧廳郎中張國明呈稱　國家之於漕運也始未嘗不盡制曲防久之而寖以弛也非其禁之不周則其行之不信也不再一整頓之不可也在運各員役始未嘗不尊信奉嚴久之而寖以悖也非其乘隙而軼則其習日寬而玩也不再一振刷之不可也試觀起糧各欠動至數千插和之習禁

未衰止運旗因侵久而潛逃官總以代完而牟累船未及期而拆賣以致廠造之難供比及關兌而缺船以致闕幇之羈滯諸如此類種種可勝言哉所當整頓振刷此其時矣謹條愚見數款請乞施行等因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漕事廢弛非止一節而逃軍逃旗起欠帶欠之多從來未有如今之甚也若不以此時與之更始聽其漸靡滋蔓而莫之救勢必侵盜棄逃諸弊叢然所已無論人人有不破之奸糧幇有不結之

局其於千倉萬箱之計不無損薄也張郎中所
條議或單例所未及載或載之而法制未詳與
姑息滋弊者一切整頓振刷舉而行之未必無
益謹開款上塵
天覽伏候　命下臣部遵奉施行等因萬曆三十七
年五月十八日具題二十二日奉
聖旨是依擬行
一選官旗
照得今歲以余登之老馬而連以張文讃之病

馬而運以武邦朝劄之貧馬而運其他無行者又難緊措無惑乎逋欠多至數千追補難得一顆甚或貽累于各總也令而後合無移文總漕使把總自選運官之賢而有才且有身家者承運仍聽運官自選旗甲之殷實而有恥者赴運勿拘更番之例以致濫充悞事則各總各官恐其累已也必慎選之官旗既得其人將起欠自少而比併亦易即不然而萬一旗甲累運官運官累本總亦其踈濫自致甘心賠累又何辭也

一專責成

凡軍旗之敢於在途遷延作弊者在幫官或以染指之故甘爲同罪之賍而上而把總又上而總兵豈其力不足以制之而何以令之稽遲致束阻也哉皆緣節年相沿之例各總分催各處而不得跟押屬幫總兵秋間到灣而不會尾催在後之所致也且議單挿和起掛等事動曰查究本總動曰本總設處而其實本總株守信地曾未得一日跟押所屬以督查之徒責該總竟

亦何益合無查照萬曆四年題例十三把總各照本管幫船催督其所委催各處則照萬曆二年所題防護漕糧衙門如徐宿条將山東僉書通濟守備条將等官分地催儹更不委及把總至於總兵定照萬曆三十一年題例務要殿後嚴催同尾幫一齊抵壩則豈有總兵在後而諸幫不若芒刺以各總押屬而屬幫敢於抗玩也者運事可速而諸弊亦可稍戢也

一禁插和

原缺

若干某爲代納或賠或剩若干船艾某領備細報部移咨漕運衙門分行各糧道把總嚴拏本犯到官除責令變產償還代賠人員外仍照例調邊衛充軍牒哨勿博長厚之名而以姑息養奸則法在不貸人知難逃自非甚無顧忌之人必不敢肆侵潛回自罹不赦之科也

一禁捏報

照得免尖非節年通行之例也自三十五年有異常之水故間准免尖爲出格之事今年河道

猶三十五年以前諸年耳而告漂轉多印照更夥其故何也蓋印照可以力而懇可以弊而得至易為也以易為之事而可以徼免失補侵欠八何憚而不為乎儻此計再行而無變計恐來歲又將更多甚或求照不得而假為之沿途數千里詭赴質查弊不可勝言而失不可勝免所損儲計不小矣合無申飭各把總勿得縱容捏漂如漂是的本總即報總漕巡漕衙門勘明驅癸方為豁處此外鑽求印照定不准從與照懇恤

不濫而儲額可以無虧也

一會查參

巡漕舉劾所以別功罪而示勸懲也然功罪有大於完欠者哉譬諸用兵惟有勝負此外則其末節耳節年在運諸弁起欠至二三千石者有之五六千石者有之通融不一移會巡漕何憑稽查於是多欠之官或至漏網甚或有辱薦剡者誰復注意於完糧驚心于侵欠乎每年有欠累運不結正坐於此今以後合無照萬曆六年

題例巡漕御史候各衛運官漕糧入倉方許具疏舉劾且臨舉劾將移取本廳完欠數目到院查明以分功罪而列奏請其起欠數多者不惟勿舉且彈及之則勸懲在此緊而本務可易完也統乞

聖裁

協濟河工疏

題爲倉庾匱乏之日甚省直議折無已勢將無儲懇

急可畏懇乞

聖明深惟　國計嚴禁截留改折以杜隱憂事戶科

抄出該本部題前事奉

聖旨錢糧大計設處爲難卿部拮据苦心朕常加意

體恤但漕河緊急比常不同似難深執卿還與工

部會同議處來說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隨卽移咨

工部議處夫役今准咨稱大約謂總河疏請八

十萬兩內議戶兵約奏六十萬者蓋指戶部折色漕糧與兵部馬價而言也再留附近漕糧四十萬者蓋指截留本色漕糧而言也總以銀數計之共該四十萬兩而本部歷查分黃導淮與修堤建閘等工原係協助三分之一因斟酌往例議二十七萬又云河道錢糧原無多設往年河干無事漕庫會積至百有餘萬自年年河工繁興搜括殆盡今日既苦無策所議酌派開納等項緩不及事惟是留折漕糧其勢便其事易

等因該臣看得天下事本非一家之私議而艱
難中常持兩平之公心已擁其豐而坐視人之
窘困者非恊恭之誼也心知其難而强責人之
曲從者非恕施之道也頃爲倉使匱乏日甚適
河臣議留漕糧四十萬石工部突然加至二十
七萬該臣據例以覆使臣部尚可勉從則
聖明何難乾斷而猶下部會同議處者眞見職業之
不可侵成例之不可壞欲均節調停得其當以
報耳該臣連日簡查總河原疏止云或在工部

或在別部約湊六十萬再留附近漕糧四十萬共足八十萬之數並未一字言及臣部折色若干兩也昨接該部咨云臣反覆思之殊不解其所謂援濟總河疏內約湊六十萬者指戶部之折色而言截留四十萬者指本色之漕糧而言夫原疏具在一覆昭然令河臣果如其說則錢糧關係重大詎不可明目張膽臚列而陳何故隱匿其端必待該部射覆而後發明哉其難解

一據稱歷查分黃導淮等工原係協助三分之

一因斟酌往例議該二十七萬夫四分之一舊案可考令四分果減爲三則錢糧錙銖可惜詎肯無文移往來爭報明自何故含忍于積歲積時之久必待此番工程而後悋吝哉其難解二據稱漕庫曾積至百有餘萬自年年河工繁興搜括殆盡夫該部果信以爲搜括之盡而計曹尚有贏餘可藉手乎即目前支放布花以十萬計題發邊餉以百萬計稽欠　內供金花以五十萬計此所急豈在工部下也齧指則支節俱

痛挈裘則腰領誰先安能甘心溺職而破格以徇人耶其難解三據稱今日益苦無策唯是留折漕糧其勢便其事易夫該部果安于別無長策而唯留折漕糧爲妙着乎不知漕糧外而爲九邊之餉運內而爲百官之餼廩大而爲六軍之命脉此其設非爲河工計也不惟其分而惟其勢之便不惟其理而惟其事之易則盡數截留固不更爲省便耶其難解四大都人情不甚相遠也我之所難未必人之所易此之有餘即

成彼之不足徒分形而異視則一膜之外無關肯易地而設身則兩腔之情俱苦當此時此際臣部以太倉之空虛而强謂水衡之饒羨是臣昧其良心也水衡若以程工之浩大而全藉計曹爲支吾則舉朝臣子或亦爲臣扼腕而不平者且非獨於此也目前所云四分之一三分之一以例言耳如以例是彼此共遵之程也是經常不刊之典也在人如此在已可知今四分之一臣已不憚拮据而此外之三分不聞該部一

毛之拔徙強人以越例之事于理順而于心安乎兕臣部三分之一對工部而言非對別部而言也今歲之題　請即爲來歲之舊例假令來年河患未已畚鍤復興臣將供一分乎則二分無着又將責工部以二分乎則舊例無憑是使臣部代任全河之役無已時也憑一面之語而頓毀兩部歷年之盟醫眼前之瘡而忍剜他人心頭之肉則臣不待其辭之畢而彼此情形

聖明當自洞然于胸中矣相應覆

請恭候

命下容臣仍照舊例以四十萬石從事若以臣職闇

見偏戒心未化即乞下之九卿科道公平勘議

要見舊例是否四分之一臣竭力協濟是否萬

不得已統候

聖裁以便遵行等因萬曆三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具題十一月初三日奉

聖旨卿部匱乏殊甚供費欠負亦多朕心常加體恤

但河患至緊與漕糧事體相關工部苦于措置不

得不爾協濟今照四十萬石外所撥七萬卿部可
勉借一半餘半着工部自處勿復再執致有妨悞
欽此

河工私借邊餉疏

題爲河工侵借異常司官覈報可據懇乞
聖明嚴敕查處以補邊餉急欽事河南淸吏司案呈
奉本部送據奉差守催錢糧主事林欲楫揭稱
河南京邊錢糧除河工公借外其私借者尚六
十餘萬見今加派民間以補之而民間弗願也
夫此六十餘萬者皆京邊錢糧見徵在庫者也
以見徵待解者輸之河而以加派不可必者抵
之部中州邊餉之虧有繇來矣等因案呈到部

該臣看得臣部藉外解以餉邊三軍倚臣部以
爲命足則俱足虧則俱虧原不容錙銖侵奪者
也從來邊餉之虧無如今歲之甚此其故以臣
部歷年之正額大半那借于河工前此業已屢
疏瀆　天聽矣今據河臣咨稱止借河南銀十
八萬餘兩隨已補足誠如所云宜當年額徵可
如期輻輳而至乃督催者愈嚴逋欠者愈夥臣
心不能無疑是以有差官守催之請今據王事
所報除公借外其私借者尚有六十餘萬臣一

見之心悸手顫讀之不能終篇因查河南歲額僅僅八十餘萬耳乃今一河之役而公借者二十萬私借者六十萬是罄一歲之京邊而盡用之也是總四百萬之京邊而用其一也河南如此江北可知山東又可知即此情狀則臣屢稱帑藏空虛邊圉窘急抑有一言之涉于欺誑者乎夫向來臣心所私若者獨以積逋之窮民也今此六十餘萬皆見徵在庫者是煢煢小民且不憚征繕以急公家而畀早有司顧敢於任意

那移以背
明旨視民膏不啻囊橐等公帑有如弁髦即今九邊督餉之移接踵而至而臣部轉催之牘計刻而行乃無一人憐臣應臣者假令疆圉枵腹之卒饑寒切身挺戈內索不知臣愚一人獨任其責乎抑亦缺餉諸臣分任其咎乎臣言及斯臣心幾碎伏乞
聖明軫念邊陲萬分緊急　嚴勅該省撫按將前項河工私借銀兩細加查覈的係若干如果曾經

呈請不妨明白聲說速令照數補完如出有司擅自侵那亦即查明指實參來以憑部覆請旨定奪併乞同　勑江北山東撫按一體查覈施行庶省直之逋數俱明久玩之人心可振而亦不致異日有二三之潰攙矣等因萬曆三十四年九月十三日具題十七日奉聖旨前據河臣奏稱借用河南銀十八萬餘兩隨巳抵足今覽卿奏除公借外尚有六十餘萬何其懸絶如此一省京邊見徵在庫豈得重累小民一歲

京邊止有此數豈得盡輸河上便行與該省撫按將私借銀兩細加查覈的係若干曾否呈請有司官有無擅自侵那一一作速指實來說江北山東也照此例查來免致紛紛奏擾欽此

覆遼鎮巡按脩復屯田疏

題爲欽奉

聖諭脩復屯田以助糧餉謹區畫大畧乞

勑當事大脩邊防保民護田以圖經久之策事山東

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巡按山東監

察御史熊廷弼題稱前事等因奉

聖旨自古養兵多取給屯田我

祖宗時專以屯政實邊轉輸甚少自屯政漸壞軍餉

日增以致今日庫藏空虛內外窘急國家待邊臣

考滿超遷三年類叙邊有功勞執加陞賞原自不薄何以不爲朝廷出力且款貢以來每每言乘時脩備今屯政一端已廢壞如此所脩何事這所奏深於邊務有裨該部便詳細看議具奏還行九邊一體脩舉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屯田乃古帝王兵農合一之良政我

祖宗法制遠邁三五于屯政尤加詳焉至于今十不得二三邊餉何以不敷 國儲何以不匱也頃遼東巡按熊廷弼慨然發論明邊地之可耕決

屯政之當舉誠為根本急切之務卷查洪武永
樂年間遼左屯糧自五十餘萬增至七十餘萬
正統八年巡撫李純題每軍餘三丁撥一丁給
田納糧成化十年巡撫滕昭揀退弓馬生踈軍
三千餘名歸屯此即兵為農之說也而熊御史
所云遼兵八萬簡十之三隨便屯種正與符矣
巡撫滕昭揀軍歸屯既省軍糧又得屯糧至十
二年馬文昇題給軍田牛價不許支行月糧止
關本色五斗折鈔五斗則增屯省餉之說也而

熊御史所云遼左簡軍可得二萬肆千名種屯可得一百二十萬石歲省年例銀不下二三十萬金正與符矣二十二年余子俊題衛軍混造冒支遣下屯糧仍令歸屯納糧則詭軍棄屯之説也而熊御史所云冒雙糧圖脫軍正與符矣弘治十六年巡撫張鼐題遼東屯田被人侵占議令知州通判即中管理正德八年巡撫張貫咨稱鎮守等官退出田二百二十八頃有零則豪家占屯之説也而熊御史所云勢豪侵占正

與存矣稽之舊例其將合既如彼乃熊御史巡歷山海杏山錦義廣寧三岔遼瀋開鐵等處地多沃而反荒金復海蓋地頗磽而反墾欲于軍屯則廣給薄科以鼓之民耕則弛稅置堡以便之官墾則議擢議叙以勵之得之躬閱其詳確又如此遼地堪屯瞭然在目矧今閭閻竭脂疆塲枵腹二月雖無可責之繇三年尚有可畜之艾是脩復遼屯委當照疏所議設誠而致行之者也至于軍夫除月糧外日給鹽菜銀八釐邊

夫亦同民夫日給一分共該銀六萬兩修砌墩堡城門木植鉄斤犒賞等費約該銀四萬兩增築屯寨約該銀二萬兩總該銀一十二萬兩分作三年每年合用四萬兩厥費匪多第欲遍行九邊則其費尚不止此然一勞永逸稍細就鉅自是長策内則戶兵工三部咸與有責固不得不措處以濟外外則督撫按道諸臣咸與有責亦不容不措處以困内歷查月糧菜犒賞夫銀固各有司存而熊御史奏聚贖銀重包清河

六堡已有定法發賊脩築墻墩六百餘里近已
報竣則內外措處尤爲同心共濟之誼伏乞
勅下本部移咨薊遼總督并遼東巡撫詳議山海以
東田土堪耕者若干有無侵占避脫臺堡墻墩
應脩若干合用夫役若干應操軍士若干每軍
給田若干納穀若干將官應給養廉田土若干
民屯另設何法應免起科幾年每年督撫按道
措處錢糧若干每年請發戶兵工應管錢糧若
干內外會議明妥再請

聖裁三年之後要見總遼一鎮屯田畝數若干納糧若干務與原疏收糧一百二十萬石折細六十萬石之數相近其文武職官賢否即以屯田多寡爲準收入臣部考成之例其九邊舊設屯田容臣部照遼東事例咨行查議一體條舉則內之可以足食外之可以强兵上而軍

國可以裕下而民困可以甦雖虞之舞干周之畫井當不過是而營平屯湟中武鄉屯渭上抑不足云矣等因萬曆三十七年八月三十日具題

九月初八日

聖旨依議行仍着兵工二部各詳細條議來說

陝西鹽池開採疏

題爲西北重鎮兵戎鹽法規制犂然稅監妄意干
求撓亂邊政關係重大懇乞
聖明大奮乾斷嚴杜釁萌以安極邊地方事准總督
陝西三邊軍務兼理糧餉少傅兼太子太傅兵
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汶揭稱前事
又該陝西等處巡撫賈待問等揭同前事各送
到部一向候　旨議覆日久未奉
綸音事關職掌似難默默已者內除鎮守一事係隸

兵部掌行外所獨土人劉奇供報慶陽等處池鹽見積如山俱被奸徒侵漁統筆請彼設法變價可得萬金助工一節臣等再四參詳殊為妄誕故敢不避煩瑣為

皇上一剖析之夫二池所產鹽利全藉天時與他處煎曬不同雨暘時若則鹽料頗收旱澇不常則鹽花少結殆非人力智計可以經度者歷查往牒先年撈採多不及數管鹽各官歲被參罰及至萬曆二十一年督臣葉夢熊目擊其累會同

撫臣題

請酌減本部議覆大池原辦鹽二十萬九千八百五十六石於內酌減五萬二千四百六十四石小池原辦鹽二十六萬四千八百四十石於內酌減六萬四千八百四十石二池歲共實徵課銀二萬三千二百三十兩四錢八分分解延綏寧夏固原三鎮抵充主兵年例無論池鹽生與不生課額之足與不足本部每歲俱作完數扣除京運其減去鹽石計該課銀七千六百二十四

兩零俱於大倉銀內照數補發經制已定豈容
擅更且總之者督臣分之者撫臣稽之者按臣
鹽臣至於躬親撈採則有鹽法兵備以及管鹽
府州佐貳等官上下綜核彼此隄防正數尚不
能完安有積鹽堆之如山致容奸提侵漁其間
耶乃今稅監洸汞誤聽兇犯劉有源家人劉奇
所誑陽借助工之名陰肆漁獵之計熒惑
聖聽以便已私大抵亡命之徒睹眉睫不睹大體計
一時不計遠圖追風逐影虎視蝎營彼固不知

節年邊課採辦之難又措積鹽以割餉邊之額
萬一餉奪兵饑仰屋
宵旰雖磔劉奇等之肉亦何以謝邊人謝天下乎夫
此大小鹽池
皇上之池也所爭之鹽
皇上之鹽也督撫諸臣不過悉心綜理守此池中之
物移餉三邊俾枵腹之卒不至呼庚癸殍沙場
耳儻令群小出入其間則豺狼穿牖為王人蠹
賊其如

皇上財用何三邊軍餉何且開礦者擾民生抽稅者奪民生至於侵奪鹽利干預鹽政是直盜

皇上之財敗壞　朝廷之法

國家安用此盜臣爲哉臣本愚庸承乏邦計犬馬猶知戀主臣獨何心敢不先

君父之憂急公家之務念此最爾二池邊儲所係儻被奸徒侵欠一分即缺軍餉一分延寧各鎮防秋禦虜無歲無兵餉足則挾纊餉虧則脫巾理勢然也

皇上自覩一萬之進獻孰與二萬三千二百餘兩之邊儲奸輩之簧鼓孰與
祖宗二百餘年不刋之定例試一省覽則端倪立見利害較然矣伏望
皇上深惟事理洞燭奸欺
勑令督撫等官嚴督管鹽道府照舊殫心採辦以實邊餉仍將劉奇等誑誕不實事情從公究擬以正欺罔庶大明在上魍魎不至公行
聖斷昭赫紀綱不至盡替邊圉幸甚

宗社幸甚臣慇不勝汗悚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年五月初五日具題

兩淮超單疏

題爲鹽法極敝商困難支懇乞

天恩急救倒懸收人心以圖永利事據巡按直隷鹽察御史蔣以化揭稱兩淮額課計邊中司徵數逾百萬先年常苦積滯近自萬曆二十年後鄉增寧遼遠没等引雖暫行暫止業已不堪至二十七年藩以變賣存積爲名差太監魯保每歲增行八萬引俱系法亂政越單超掣而正課大壅二十七年以前猶借徵堆鹽今堆鹽已盡借

徵空引各商虧折無筭遞來抵當引鹽鬻家變產久不堪命必鬨然散去淮雖有鹽將誰中誰支百萬邊餉其誰出誰辦九邊軍士其誰肯枵腹被堅執銳乎勢必請借　內帑重煩

聖慮竊謂無名存積當蚤復

恩旨亟行停罷庶倒懸可救邊儲無虧等因到部案查兩淮運司開邊額引歲派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自萬曆二十一年以來寧夏爲劉哱增兵添引八萬遼東爲標兵增設添引四萬四百

有奇又爲防倭鉄餉添引三萬本部爲扐
大工查徵逮没舊鹽一十六萬九千餘引以上諸引
俱係額外隨該巡鹽御史楊光訓馬從聘先後
具題有妨正課俱經本部覆　准停止今惟標
兵鹽一項遼鎮兵馬未撤芻餉猶供近該巡撫
又題新募家丁糧餉無措仍　請開復原鹽本
部見行查議到日另覆所據太監魯保歲行存
積鹽八萬引係鴻臚寺主簿田應璧額外妄奏
越行數年以致商困課虧鹽法大壞今御史蔣

以化具題前因誠爲遠慮邊巡良久未奉
綸音乃臣職掌所關似難默默故敢不避煩瑣爲
皇上再剖晰之竊惟　國家歲入正賦共四百萬有
奇而鹽課居其半各處鹽課共二百萬有奇而
兩淮居其半是淮課之盈縮寔
國計盈縮之所係也以故先年爲劉芓爲倭虜爲
大工權宜增引俱旋行而旋止仍恐以數萬之新增
坊百萬之正課以一時之小利損九邊之額餉
非徒惠商實以裕　國奈何自田應璧獻利一

疏而兩淮鹽法遂大壞不支備考應璧原奏止
沒官積鹽
皇上遣太監魯保會同巡鹽御史查明變價解進變
此鹽也　聖度冲冲初無意必及至徧搜淮南
淮北各處鹽場並無沒官積鹽則應璧虛誑昭
然難掩其時部鹽諸臣屢疏　請停審知
祖宗二百餘年餉邊良法不宜令狐鼠輩蠱而壞之
也不謂應璧恐原奏不實懼伏欺罔之誅乃計
誘內使以賦徂之巧掩指鹿之奸遂以存積正

引假作沒官積鹽明是暮四朝三豈能無中生
有不然歲增八萬而無妨乎正課之舊當此中
外匱乏之秋諸臣當先請之矣豈疑一么麽也
惟是歲題之行止有此數額外添一引則額內
必壅一引今歲辦之正課必不可减而恭進之
追徵又時不容遲內臣以實　內帑結
主歡而不肯已也外臣又以供邊備絀
國勢而不能已也于是一切爲苟且之計始借徵
淮鹽矣繼借徵空引矣淮北則借至三百餘單

淮南則借至七百餘萬矣上年秋課借徵銀三十萬兩今春季銀三十萬兩又復議借矣夫

國家富有四海猶嗟不足此商也其資本幾何而借至三十萬兩之多非有鬼運神輸能不蕩家變產凡人情有利則竭蹶而來無利則掉臂而去何況商人今各商之未盡去者繫于已借徵之銀且束于不可逃之法耳長此不變彼何肯剜肉賠賍而受敲朴箠楚之苦哉特勢至極恐利不能縻法不能束鬨然散去淮鹽誰中誰支

百萬邊儲責之誰乎且此所進　內帑數萬者

皇上之財也彼歲辦百萬餉邊者獨非

皇上之財乎　聖主而侈瓊林大盈以為富已為非

策況以數萬而失百萬以小利而失大利何不

一熟計而審處之也伏乞

皇上深惟淮鹽之係于九邊者非小正引之壅于浮

課者已極亟將鹽臣原疏　併賜俞允命

勑太監魯保將已經召中引課截數追繳解回京

仍

刱巡鹽御史將節年借徵過壅滯正引殫心綜理設
法疏通不然諸商窘極無聊勢必瓦解星散九
塞荷戈之士倚命者强半在此淮課商既揭擔
而去軍必有枵腹而呼者小則脫巾大則揭竿
即欲以今所進數萬者亟遺而分餉之其有及
乎臣愚不揣煩瑣冒瀆 宸嚴無任隕越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年五月二十日具題

題止兩淮浮課疏

題爲淮課干係邊儲浮引大妨正額懇乞

聖明俯賜詳察以重軍　國大計事准該戶部抄出

經理兩淮鹽務太監魯保題爲

請明存積始末不爲浮課等事奉

聖旨這所奏兩淮存積鹽尚有未行六十萬引原係

特奉勑旨稅課並不壅鹽困商還着內外遵奉會

同徵收解進應用完日奏請定奪如有抗阻惑亂

不避的准爾指名參送處治內官魯保着照舊協

恭盡心任事不准辭該衙門知道欽此臣莊誦
明旨不勝驚異夫今日兩淮之引果不至萬分之壅
兩淮之商果不至萬分之困臣何苦不將順而
顧好爲爭執乎向者鹺臣
請停之奏已極悉壅困之狀臣覆疏亦詳言之矣俱
未奉有　俞旨臣謂淮商之苦
聖明已有洞見特不欲明正原奏之罪塞言利之途
耳頃該鹺臣
請停新增之遞引并議存積之浮課業蒙

聖鑑下之臣部臣已咨行遼東撫臣俟有回議一併
覆停不謂保復有此瀆奏也臣
請再以存積原停之故及鹽商𡚁困之苦爲
皇上陳之兩淮額鹽七十萬五千餘引內七分爲常
股用供各邊主兵之餉此歲歲召中無增無減
者也三分爲存積不常開中邊方無事則停之
以養商灶之力有警則開之以濟軍需之急蓋
商人利于得支見鹽卽快于輸納此
祖宗裕邊之微權也嗣因邊方多故二引並開鹽法

遂墾是以隆慶二年有龐尚鵬之

請停萬曆二年有王琢玉之

請停誠慮壅滯之病于商卽病于

國也夫始之議停原爲裕商以裕

國卽如災荒議蠲者然假令今年以災蠲而明年

又議補徵之此爲蠲乎不蠲乎則存積之停于

往年者必不可補開于今日也明甚存積不可

補開于今日則此九十餘萬之引其爲無名浮

課也明甚保何明爲欺也卽就保所云應補而

言亦必淮之有舊停而無新增則可今何如也
西因哱劉之變而筭覈增四十萬矣東因朝鮮
之援而遼東增三十五萬矣內有回祿之灾而
大工協助增十七萬矣先後計增九十餘萬此不已
多于往年之停數乎保何捨此不言也則其心
可知矣且兩淮行鹽之地不加廣也食鹽之人
不加多也一旦而歲增八萬令之行于何所乎
假藉
皇上之威靈粉飾

大工之名目商不敢不中擎不敢不先浮引行八萬正引即壅八萬矣四年行三十二萬正引即壅三十二萬矣是以正課始借于淮鹽繼借于空引輸銀一歲之前售引一歲之後商人豈甚愚乃若此正蹠臣所謂法令牽制欲免脫而未能稱貸輸將持雞肋而求棄耳長此不變法必有不可行之時商必有不可羈之日水商觀鹽之無也彼挾重貲何難改業則內商之鹽無所售而六十萬之餘鹽銀無從出矣內商不售于鹽

則邊商之引無所付而四十萬之輸輓不可望矣邇年災沴相仍民生凋瘵惟正之供徵輸不時臣日檄各省直而報解者寥寥近日解發年例除荷

聖慈借冏寺百萬之外賴兩淮春課銀兩稍濟九邊渴求今重困而益壅之竊恐淮課有損脱巾之變立見臣忝列六卿豈可受

君憂國在一官者之後

皇上何獨信保而不一　留聽于臣言也伏望

皇上深惟永圖念淮鹽邊計攸資必不可壅之使壞
淮商　國課攸賴必不可困之使離
祖宗二百年輸邊足用之良法必不可狥朦朧之
請敗壞于一朝而不可收拾鑒臣愚衷憫臣過計收
回
成命撤還內臣悉將前項浮引槩准停罷邊計幸甚
臣愚幸甚不勝隕越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年九月三十日具題

覆嚴禁私墾竈蕩疏

題爲私墾蕩田大違　祖制懇乞

聖明嚴行禁止幷乞查究貪官以息爭端以克

國課事山東淸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廵

按直隷監察御史喬應甲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

看得兩淮廵鹽御史喬應甲題稱兩淮竈戶蕩

地出草煎鹽後被富豪侵越開墾爲田不肖官

因而置簿給帖升租入已豪右田連阡陌窮竈

蕩漸消磨乞要嚴行申飭各場草蕩永不許豪
民擅開其已墾成熟之田丈勘明白具奏
請奪見今運使王道正考察去任仍乞
勑諭吏部速推素有才望者到任管事各一節爲照
竈蕩出草煎鹽民不得而占猶民田產粟出賦
竈亦不得而侵也且竈戶計丁授畝辦課供邊
毫不容少詎謂運司不肖官屬聽從豪右賄賂
營求致將蕩地開田升租入己蕩地日蹙鹽課
日虧有繇然矣殊可痛恨欲將作俑之官查核

原缺

題禁宣鎮奸徒阻撓鹽法疏

題爲神棍倚勢作姦阻撓鹽法懇乞

聖明特加嚴禁以甦商困以裕邊儲事竊惟

國家設卒伍以衛九邊慮士馬之弗騰飽也於是設立鹽引招商報中令各商輸芻豆於邊倉而後掣引支鹽商獲其利軍食其粟稱兩便焉然鹽有定額商有定名未有鑽刺罔法而敢干以私者凡在九邊皆有明禁而宣鎮之姦徒則共蝟集矣其在往時猶稍戢斂而今日之巨姦則

盆鵰張矢該鎮淮蘆鹽引共計二十一萬五千有奇年年分派實納商人照倉上納糧固易辦商亦樂趨此定例也亦常經也不虞年來有等無籍棍徒每遇派引之時多方鑽刺百計營求倚豪貴宣同太山棒片牘不啻
明旨明朦商利陰刼儲司近日餉司頗任怨勞力圖禁戢而若輩希圖故輙妄肆雌黃或道路流言或匿
名以謗不至螫其毒遂其姦不已者以彼
爰㦛叛肆豈諸司之盡皆委靡而臣部之

無可柰何哉所繫中外官紳輕爲居間或不知而悞陷其辠或已知而業受其欺所獲者僅毫芒而所損者已尋丈所壞者邊儲

國計而所利者牙儈刀錐業已附之翼而藉之憑矣又安得無令此輩擇人而食哉臣以爲國有三尺必不可亂法以徇其情士有襟裾必不可踰閑以没於利以臣之愚恃有

皇上之威靈在一朝而芟夷此非難也剪塞其竇之難耳譬之叢焉神則憑之神托叢以寄靈叢藉

神以爲祟神去而叢枯矣然神雖去而人猶疑
叢之有靈也若莫盡去其叢令神之無所託則
叢之不有祟於何施故臣以爲今日宜鏟之槩
書商其祟也官紳其叢也尺牘不施姦謀自息
卽如今歲之呂承聘者名不籍官何故而干與
鹽引身非舊役何故而自號書商况商以書名
是明以請託爲事而書以商囑是明以貨賄爲
媒彼鹽政何地而可以私字私人相干者乎此
一姦也恭一踵去年張承公之故智更張其惡而

計淤其私妄呈妄揭播弄聚訟迄無已時除劄
行該鎭一面嚴提究處外再乞
天語叮嚀痛加懲革
勑下臣部毋論何等勢豪何等神棍但有求書囑托
擾亂邊商蠹壞鹽法者即便擒拿依律究擬敢
有仍前橫加流謗中傷官司者在内許廠衛衙
門在外聽撫按衙門一併訪拿參奏施行則鹽
政肅而邊儲其有攸賴矣等因萬曆三十三年
七月初八日具題

覆陝西總督鹽法疏

題爲邊鹽壅滯不行邊餉匱乏之可虞懇祈

勅部及時釐正以保封疆事山東清吏司案呈奉本

部送戶科抄出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兼理糧餉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

三邊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國家邊餉全賴鹽引疏通近來壅滯已極以致

邊商苦累逃亡軍需何賴且鹽斤原有定額如何

增至數倍弊源何在這本甚有關係該部便看議

來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邊儲國之重計也然而大半倚鹽課矣鹽課又大半倚兩淮矣邊商輸粟中引所以實塞下內商輸粟餘鹽所以充餉餉邊中海支邊商引名搭單所以行引也兩淮每年兩掣淮南共八單淮北共四單每引鹽重五百七十斤所以行鹽也邊商引行內商鹽行故人樂趨事塞下之粟常滿餘鹽之課及期而邊軍腹乃果然矣後因三殿告災寧夏遼東告警一切苟且之法行開建新

增防倭工本違沿等引以故正單漸次減縮改為八月一掣然每年淮南尚不失六單淮北尚不失三單自督保奏行存積八萬而歲掣之單減挨單之法廢浮課之增不過一十二萬而額課之減漸至四五十萬鹽法之大壞極敝職此故也行鹽之地如常食鹽之口有數歲加八萬侵尋十年形見勢詘豈惟臣部數數言之卽督保亦自言其不便疏在

御前非難覆覈固不待今日邊商宛徙邊臣交牘而

後思極也載查鹽法重止五百七十斤多即私鹽違則擬遣今重至三千餘斤是一引而兼五引之鹽矣況又不用官引專行私票致令奸商大賈窟穴其中毫無忌憚釋今不圖不獨彌移之邊且將終移之 國有不可盡言者夫飛輓資邊商轉運資內商營業各殊要使兩利今邊商逃者禁者合詞乞命極于三邊而宣大又見告矣伏乞 聖明獨鑒大一振刷停撤浮引剗除私鹽獨存正課行令彼中巡鹽御史嚴懲大

包之奸申明抵絫之法如兩淮每年定兩掣兩掣定十二單即巡鹽偶缺宜令撫臣督責該道暫一代摘期于不愆其時不省其數非有邊引抵驗不准支掣仍根究擾事豪右問仍奸商盡法參提毋相隱代其川東長蘆兩浙河東亦宜依照先年題定斤數校秤順掣毋許攙越一切弊竇盡行洗絕以洗極弊臣部向歲餉匱屢歷露肘之憂近駭商逃益增儀費之慮方欲博詢弊源詳稽舊籍另行酌議題

請令據督撫諸臣會題前來相應一併議覆恭候
命下容臣移咨都察院轉行各該巡鹽御史及咨各
該巡撫轉行各該鹽法道併飭各運司一體遵
行仍咨三邊總督及延綏巡撫知會等因萬曆
三十六年正月二十二日具題

辨止魯監浮課疏

題為鹽課疏滯有期　明旨酌罷未一懇乞

聖慈俯賜詳察以杜奸欺以重軍　國事頃臣請假

嬰疾候　旨杜門忽接戶科抄出經理兩淮鹽

務太監魯保題為　請明存積鹽課等事奉

聖旨是這所奏逾額鹽斤着照前旨上緊追徵割沒

銀兩解部濟邊應用內原奏三十五年未完存積

鹽課銀五萬六千兩即係已徵在官之數着魯保

上緊徵解應用其存積鹽課准自三十六年以後

停止每年正引外餘鹽銀仍着嚴限徵收解進內
務濟工如有阻撓的指名參奏重治不饒該部院
知道欽此臣伏在床第捧誦
嚴綸不勝愯駭蓋自存積引行正單壅滯
國課商貲岌岌交困十年于茲矣
皇上深惟 國計俯念時艱惠逾額以濟邊罷存積
之浮課從此邊餉漸充商踏漸起如天之須豈
有量焉但方停存積復徵餘鹽而且假魯保以
徵解參奏之柄一時 明旨寬猛互異臣討臣

也義難緘默敢不以餘鹽一節爲
皇上析陳之　祖制設立鹽法正引徵粟以輸塞下
餘鹽徵銀以充餉邊是分毫皆屬額需而餘鹽
卽爲正課非正課外另有所謂餘鹽也浮課增
則正課縮浮課減斯正課疏非存積既止勢可
取盈于額外也累查兩淮鹽課每年額計七十
餘萬寔當　國家歲賦之一邇來關解愆期逋
拖至百有餘萬而運司空引之借徵商人資本
之停壓其寔虧額更不止此其故蓋可思矣今

既停止存積八萬引則每年可疏正鹽八萬引所徵餘鹽銀五萬六千兩寬之十年之後尚難敷其舊額而歲復徵解　內帑則歲再割邊餉之正額借徵停壓寧有期乎陽彌其名陰徵其實年復一年迄無底止是存積之罷徒空文耳且曾保數年之內巧借滯工別生枝節如所陳乞逾額鹽斤洊消買補種種名色無非誑惑
聖聰剝蝕正課計所虧額已為得不償失今且番涎正課而干預運司矣則假附虎之翼縱指鹿之

奸欺七十餘萬之額課漸歸掌握何鹽不可借

獻舉運司諸官稍稍牴牾何事不可爲阻撓而

鹽法攪亂無寧日矣所尤駭異者粉飾以疏通

正引之名而欺當以增添餘鹽之利朦朧上

請賜得　俞旨

皇上益未暇加察遂誤爲保所中而信之深耳臣愚

竊謂侵解餘鹽其利小而干預運司之權其害

大攙割正課其害猶小而欺罔

君父之聽其罪甚大

皇上自度爲何如主而曲徇宵人牟利之詞甘受其
欺罔若此哉伏乞　垂念軍國大計收回
成命亟撤內臣將前項餘鹽銀兩槩行停免無已則
請　勑下巡鹽御史會同該監查議餘鹽銀兩
果否即係正額每年徵解果否有礙正課如果
臣言不謬然後　奮乾綱之斷　沛解網之仁
明正欺罔之姦永塞牟利之竇其于
國計邊儲裨益非細涉也目今水旱頻仍歲運不
至無端浮課邊腹並虧捋臂脫巾勢在眉睫從

古未有敗壞蹶敝若是尚可支持安受其燼而

晏然無虞者臣言及此血欲嘔髮欲指矣惟我

皇上試財察焉臣愚無任隕越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具題

關稅虧減疏

題爲直陳商賈不行之實正稅虧減之繇懇乞

聖明酌盈虛損益之機以懷永圖事照得周官九職

六曰商賈阜通貨財孟子以行旅出途列之王

政　國家置立欽關倣古譏市征商之法下不

病商上藉裕　國內供賞賚外濟邊疆法至善

也萬曆二十五年間東征缺餉各關增稅有差

尚有賴焉及臣蒞事以來備查崇文門河西務

臨清九江滸墅揚州北新淮安等欽關會計錄

載原額每年本折約共該銀三十三萬五千五百餘兩又于萬曆二十五年攤增銀八萬二千兩此定例也及查二十七年各關徵解本折銀約共三十四萬五百四十九兩零二十八年各關徵解本折銀約共三十萬六千一百三十二兩零二十九年各關徵解本折銀約共二十六萬二千八百兩三錢零以原額約之歲縮一歲幾減三分之一 臣竊不勝驚訝隨查各關監督類呈文案在河西務關則稱稅使征斂以致商

少如先年布店計一百六十餘名今止三十餘家矣在臨淸關則稱據商人吳珠施裕泣訴往年夥商三十八人皆爲沿途稅使盤騐抽罰貲本盡折獨存兩人矣又稱臨淸向來叚店三十二座今閉門二十一家布店七十三座今閉門四十五家襍貨店六十五座今閉門四十一家遼左布商絕無一至矣在淮安關則稱南河一帶剝來貨物多爲儀眞徐州稅監差人挾捉各商畏縮不來矣其他各關告窮告急之文無日

不至處處皆同瑣屑煩辭不敢一一陳

瀆大都人情熙熙攘攘兢利而來各商不惜霜風跋涉之勞不憚湖海波濤之險以兢尺寸之利乃以稅使辛螫視爲畏途舍其重利不通往來是豈甘心無乃稅使之害尤有甚於跋涉風濤者則苛政猛于虎之說也天地生財止有此數多之于此必損之于彼

皇上得無以連年稅使之供進有餘乎不知其所獻削者即此各關不足之數也各關之不足豈臣

一人之私哉上虧錢鈔之供下缺九邊之餉皆
此之爲也即此一項則各項錢糧種種逋欠皆
可例推是用君輩未見其利先見其害不惟病
民抑且病 國
皇上之富以天下爲富而今乃使行旅蕭條課程虛
匱有無何以相濟梟貨何以流通豈
盛明之世所宜有者臣愚不敢喋喋上塵
天聽
皇上聰明夙啓度越群臣試思四方商賈何故舍重

利而不行各關額課何故至今日而不足則此
足彼虛害多利少
國用虛乏之原稅使當罷之急自洞悉于
聖衷而無疑矣當此匱詘至極而祛弊源還正額莫
此爲急伏惟
聖明留意裁焉臣愚幸甚
國計幸甚緣等因萬曆三十年八月二十四日具題

申飭關稅疏

題爲關稅日虧歲額日減懇乞

聖明嚴行申飭以重榷政事竊惟 國家倣古譏察之法設爲關市之征用以通泉貨阜商民稽其餘仰裨于 國計所從來久矣顧邇域各別課額懸殊在臣按之以責各關在各關執之以應臣其有溢于額者此諸執事之能也于臣部得馬而臣不敢以概求恐難乎其爲商也其有虧于額者此奉職之無狀也于商賈得焉而臣

不得以不問恐難乎其爲　國也是必分日定
則如數拮据即萬一不敷而通融三年之內酌
盈濟虛裒多益寡然後便民便
國臣部尚有賴焉不意大壞極敝至今日而虧損
爲益甚者查得原設河西務等鈔關七處徵收
船料商稅歲額三十萬二千七百餘兩此定額
也數年以前全未聞有所謂虧欠者豈惟不至
虧欠間且報有羨餘自萬曆三十年至三十二
年此三年間九江頻虧四千兩矣揚州頻虧一

萬一百九十兩矣北新頻虧一萬八千八十兩矣滸墅虧一萬九千三百兩河西務虧四萬三千八百兩淮安虧六萬七千九百兩甚則臨清一關覺虧至十四萬八千四百兩矣總計三年共虧原額銀三十一萬一千九百有奇令一見之不覺驚咤駭愕捫心長嘆均一關也昔何以獨號有餘今何以動稱不足其作俑于前者或出於一時之偶然而未可爲常其接踵于後者遂守爲前人之成例而永不可後尤而效之以

至無歲不然無處不然臣即不敢遠以不肖之心逆揣各關而日侵日削莫知所底令臣將何所資其緩急之用乎夫當稅璫剝心嘔血之時小民剝膚見髓之日臣方求寬郵之不暇而復瑣瑣焉商有無計多寡以下與賈豎爭尺寸之利此義之所不敢出亦口之所不忍言也顧獘有所繇滋害有所繇起

皇上或迷不及知各關即知之而無如之何者臣寔不能無說而處於此蓋自徐淮稔惡凶燄雖褫

而清源𤍠虗耗心未履緑臨清以至河西務上下七八百里間篤言驗單公行攘奪商賈既無飛渡之術姦宄遂生漏綱之謀于是有搭附于馬船者有藏匿于漕船者有寄載于官船者上之搜括愈嚴而愈密下之規避愈巧而愈多其虧損額數蓋職此之故矣為今之計將袖手以坐觀則虧欠所不償者其時窮將盡絀以三尺則彈壓所不及者其法窮將稟事于委曲則周旋所不到者其情窮臣愚以爲欲足額數宜清

弊端欲清弊端宜自大家勢豪始何也馬船以
進貢名漕船以運糧至事屬公家禁攖齒馬此皆
俟 天語之叮嚀非臣可得而徑行者唯是官
船者乃縉紳所乘傳而往來者也爲人臣子値
此三空四盡之秋不能勵清白以事
王介誠念以體公乃數通匿姦其爲戎首問其乘曰
官船也問其載曰官物也及細詢其所繇來非
親識之庇護則貨賄之請託也甚至纔登仕籍
濫用舟車覓嫌道途莫別眞贗此近在都門尺

尺之地人所共見共聞者藉曰盡出于官棄擲
念圖書數卷琴鶴自隨夫豈異人任得無汗顔
面而慙衾影乎哉臣職司　國計際此時迫勢
窮安得重違嫌怨緘嘿不言自貽困苦伏乞
明旨申嚴此後一應商賈貨物俱詳差委各官如例
搜查其有附載影射如前所云馬船漕船官船
等項及臨清無單而徑至河西務通灣崇文門
者悉從漏報例論其有勢家大豪仍前怙勢肆
行無忌者容臣體訪得出以自簡從事至于奉

差委官亦須精白乃心共相砥礪儻或推諉支
吾不及額數者回部之日一體參罰庶覺察嚴
而胥豎無所肆其姦責成重而關吏不得辭之
口其裨補于榷政匪淺尠矣臣愚不勝激切恭
候 聖明裁定
勑下遵行等因萬曆三十三年十月十五日具題二
十五日奉
聖旨關稅乃國用所需歲額日虧何以敷用今後有
以商貨附載馬船漕船官船者着管關官如例提

查不許容縱其臨清無單而徑至河西務通灣崇
文門者悉從漏報諭官員行李尤宜崇尚簡素豈
得恃勢玩法自陳名簡其奉差關吏亦不得因而
藉口致損額數該部查出俱一體条奏至于各處
提徒倚名稅監多設關津公行刼奪致賈豎巧生
規避此又姦所由起還着各處稅監嚴行禁治如
有違犯的會同各該有司拏究以清弊源欽此